

龙和我的嵌字联

郭斌

湘东边陲茶陵县因南宋古城存世而闻名，有南浦岸城之美誉。追寻历史的足迹，县城东北方高院镇的龙匣村，偏安一隅却声名赫奕，那是“茶陵诗派”领军人物李东阳的祖籍地。两三年前，本人学起了对联，于是遣兴拾笔，试为该村拟联如下：

气象龙开，观邓阜朝阳，茶陵诗派披云见；
情怀匣启，循西涯归棹，荷韵溪声带露惊。

龙匣村古称茗溪，也称院匣，乡音呼作龙溪、龙下、龙寨，是茶陵“上乡”（茶乡、三八区）的中心地。史传当年茶陵同知庐陵人李余去官后，安家茗溪中洲，为龙匣李氏开基祖，生有三子，“族开三院，植枫以守”。这片红土平阔肥沃，背靠邓阜仙，即古茶陵八景之一“邓阜朝阳”所在，千百年来，天然造化，人文激荡，得一方名胜。庐陵、茶陵山水相抱，南溪滚滚，茶水悠悠，着实流传着一门两翰林、三村三宰相的故事。有联云：桃李梓桑，龙溪邓阜；德贤家固，孝友门庭。

龙匣首屈一指当然是出了云阳、东阳祖孙两翰林，身居高位，著书立说，皆编入《四库全书》、《清明上河图》画卷留下两人题跋，跨越时空，翰墨齐辉，亦是书画史上的佳话。时值李东阳18岁，其随父返乡省亲祭祖，写下《南行稿》，让茶陵竹枝词大放异彩，开创文坛先河。敬佩之余，赞叹不已，贸然题联：

次云阳东阳余韵，有桃李竹枝，邓阜朝阳播金玉；
叩都府台府同根，自吉茶龙集，长沙相府拜枫人。

龙匣村中的龙福寺、社稷书院已销声匿迹，余公墓和古枫幸存，南溪河上石窝潭涛声依旧，学士井尚在，后人已另易名状元井，李氏后人尘封的《怀麓堂》木雕印版或是至宝吧，惺惺相惜这块文脉发祥地，乃撰两联云：

允武允文，大义忠贤诗祖泽；
赫赫门庭，家固提名桃李颂；
楹楹嫡裔，燕堂训武德贤祠。
大盛椒椒正叶，邓阜茶茗西涯里；
师宗礼法名门，南溪滚滚李家庄。

龙匣村里的相国第



且耕且读，中堂孝善味馨酬。

龙下自成蹊，栽枫积荫儿孙福；
李前元见地，凿井开源社稷田。

邓阜山是座宝山，昔为国营湘东煤矿矿场，开发有一百多年历史，主峰与皇弯仙、太和仙三足鼎立，山下可谓群龙簇拥，周围分布有大龙、小龙、梯龙、龙头、墨龙、白龙、界化龙等地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动，龙匣出现千亩荷田，逐渐唤醒了乡亲们对历史人文的挖掘力度，每年的荷花节也搭上文化快车，李氏祖上文化名人效应值得大做文章，遂撰联如下：

千余年守望，绵绵瓜瓞；
十八子开来，叶叶英华。

近年来，李氏子嗣及宗亲寻根问祖呼声高涨，重建李余家庙的议题随即上马，历时一年，巍峨壮观的宗祠拔地而起，大门三连廊，门楣取名“大师里”“状元第”“顺聚堂”，簷挂知来展现出龙匣的新风貌。盛事一桩，乃欣然命笔为联：

世肖耕耘万状，蔚客明臣元宅第；
家声肇绍千年，茶乡望族相祠堂。

龙驷皇鸾脉，诗魁阁老状元井；
匣启里居图，棠棣杉松翘楚材。

——题大师里

——题状元第

顺天时地利，乐以和之桑梓敬；
聚湛露英风，教以化之子孙贤。

——题顺聚堂

龙匣是个好地方，文化溯远流长，值得广为弘扬，神来一笔，再拟七言联诗联诗联诗格：

龙蟠虎伏发祥地；
匣剑囊诗望楚乡。

青龙起蛰骑鯨客；
玉匣开新怀麓堂。

自有龙吟诗殿本；
犹能匣鉴画堂春。

如风如龙槲子影；
枕琴枕匣李桃繁。

英才各异龙中凤；
故土常新匣里珍。

茶乡古老神龙集；
楚邑山川宝匣开。

文正李青莲砚匣；
墨藏王逸少神龙。

桐笔三叹，意犹未尽，辞不达意，奈何不得，又经数日绞尽脑汁，终于得个升级版，一呈如下：

李门豁目，龙蟠虎伏发祥地；
槲子开眉，匣剑囊诗望楚乡。

霞蔚云兴，青龙起蛰骑鯨客；
荷风蕴露，玉匣开新怀麓堂。

槐宰三朝，自有龙吟诗殿本；
蓊门一品，犹能匣鉴画堂春。

叶茂枝荣，如风如龙槲子影；
承祧錫福，枕琴枕匣李桃繁。

赛陈天马，英才各异龙中凤；
康李云阳，故土常新匣里珍。

一脉承流，茶乡古老神龙集；
千秋遗训，楚邑山川宝匣开。

诗才八斗，文正李青莲砚匣；
书草五车，墨藏王逸少神龙。

古有进士陈天马者，茶乡人氏作《天马赋》陈泰是也。我亦茶乡人，因缘巧合，祖母李氏居其上，再拟一联，聊寄真情：
我亦姻连世系，龙上吾家祖母，
龙下君家祖籍，远溯从陇右；
于当嗣续功名，开宗郭氏汾阳，开山李氏东阳，祥发洵茶陵。
至此，即告一段落，率尔撰联，博君一笑。



遇见淅江书院

朱封金

历史上大凡跟朱熹或王阳明沾亲带故的书院，一般都能声名鹊起，可地处醴陵西山的淅江书院却是个例外。

淅江书院坐落在西山的山腰上，三面环山，大门正对醴陵市的母亲河淅江。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冬至时分。旅游大巴在一座山脚下停了下来，走下车，凛冽的寒风不由得让人打了一个冷噤，我紧了紧棉衣，沿着蜿蜒山路向掩映在山坡上几幢古色古香的建筑走去，那便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淅江书院。

如今的淅江书院已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进书院要经过一个高大灰白色的牌坊，牌坊的正后方是书院的门票和围墙，门楼上李熹清书写的“淅江书院”四个行书大字格外醒目，两侧一副“尊贤以醴，积厚成陵”的对联，将醴陵两字嵌了进去，同时也喻示这里是一个崇尚儒学、培养国士的求学之地。

进了门楼，就到了书院。书院正门前用汉白玉石柱杆围着一个半月状、名为“泮池”的水池，几尾悠闲游弋的红鲤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听介绍，当初这“泮池”不是用来养鱼的，而是用来消防防火的，古代建房都是木质结构，一旦失火，正好就近取水。只是如今再也不用这个“泮池”来消防了，就养了一些红鲤鱼供人观赏。

正门又是一副“遵道东鲁，秀毓西山”的对联，由醴陵籍著名书法家李铎所书，在这风景秀丽的西山吟诵于曰诗云，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陶冶与净化呢！
淅江书院占地7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余平方米，设有头门、讲堂、内厅和斋舍。像所有书院一样，讲堂正中间悬挂一幅万世师表孔子的画像，前面那尊孔子的雕塑应该是现代应该旅游要求放上去的。斋舍分东三斋和西三斋，依山形而建，上下两层，每间斋舍里放着一张床和一张书桌，里面雕有一个真人大小的书生蜡像，还原了当年书生在书院求学的情景，他们或伴着油灯伏案疾书，或手释书卷闭目沉思，或推开窗子极目远眺等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淅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朱熹来书院讲学是在

1167年。他应另一位理学大师张栻之邀从福建建阳出发前往岳麓书院讲学，途经醴陵。当时淅江书院还是一座学宫，即为政府办的学校。在这座学宫里，朱熹为那些求知如饥似渴的学子们足足讲了三天的理学心得，据说，朱熹离开后，很快在醴陵的学子中掀起了一股崇尚理学的热潮。

朱熹在醴陵逗留了几天，然后北上岳麓山。为了这次讲学，朱熹足足准备了两年多时间，与其说是讲学，还不如说是与湘道者张栻“岳麓论辩”更为确切些。据了解，朱熹此次与张栻的相见，实则是两位理学大师观点迥异的辩论。在岳麓书院，两位大师激烈的、碰出火花的辩论让岳麓学子们足足饱尝了一次文化大餐，几乎受益终生，最终两人都没有说服对方。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都把对方视为不可多得的知音和知己。

1194年，已64岁的朱熹再次来到淅江书院，这次他是去漳州(长沙)赴任，途经醴陵，顺便又为书院的学子们授了一次课，此时距上次讲学相隔了27年。这次讲学，朱熹需面对他人生中的一次严峻考验，他似乎预感到人生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途经醴陵时，肯定想起了已去世多年的好友张栻，失去了知音，心中的苦闷无处诉说，落寂、惆怅一路陪伴朱熹走到了长沙。两年后，针对他的“庆元党禁”终于爆发，他的理学被称为“伪学”，他被定性为“逆党”，有人甚至上奏朝廷要诛灭朱熹九族，亲戚、朋友、学生都不敢与他接触，悲愤、无奈、孤独陪伴晚年的朱熹渡过凄凉的余生。

三百年后，另一位大师途经醴陵时，也到淅江书院讲了一次课，那便是心学大师王阳明，他跟朱熹第二次到醴陵相似，同因仕途不顺，被贬贵州，但研究心学的王阳明心境没受到被贬的影响，他乐得把自己的心学种子顺便在醴陵，随手还为书院里那棵千年古樟题诗一首，“老树千年谁鹤伴，潭潭百尺有龙蟠。偕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古樟现在1500多年了，它那苍劲有力的树干牢牢地吸附在书院的院子里，茂密的枝叶支撑起了

一片苍翠欲滴的天空，一批批学子在这棵樟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就像书院脚下那眼千年不竭的泉水，潺潺流向淅江，进湘江，入洞庭，汇长江，奔大海，最终走向五湖四海，走向人生广阔的舞台。

1836年，书院迎来了新的山左宗棠，在他的倡导下，书院注重培养文人士子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情怀，此后，从书院走出的不仅仅是意气风发的白面书生，更多的是血性男儿，程潜、左权、李立山、宋时轮、李明灏、陈明仁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等又对淅江书院多了几分崇敬之意，他们先后在这里寻找民族复兴之策，探求国家富强之策，然后走向军旅生涯，走向救国救民之路，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悠悠岁月，漫漫人生。转眼间千年一晃而过，曾经的辉煌经过淅江的翻滚拍打和激浪扬汤，沉淀下来的是一个宁静致远而又清新脱俗的读书环境。按说，有朱熹的捧场，王阳明的站台，左宗棠的加持，淅江书院不敢说与岳麓书院齐名，至少应与白鹿洞书院并驾齐驱，可几百年过去了，淅江书院依然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南方众多的书院之中，低调而又内敛，平凡而又普通，甚至在一些文人墨客的心里，根本就不知有淅江书院的存在。

有人说淅江书院是一位养在深闺里的邻家少女，而我则认为更像一位气质、容貌俱佳的报幕员，她甘愿退居幕后，把舞台中央让给每一位来书院求学的学子们，把光环、鲜花和掌声送给书院中的每一位成功者，而自己则默默扎根在醴陵这块肥沃的土地里，只问耕耘，不求回报，悄无声息地隐藏在醴陵的群山怀抱中，为每一位来参观、瞻仰的游客静静地展示自己那曾经的辉煌和荣耀，深深地震撼每一位参观者的心弦和灵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遇见淅江书院，让我那颗浮躁烦恼的心多的一分淡定和从容。站在江岸，注视江水，忽然发觉，人性中的欲望不就像这淅江里偶尔泛起的浪花，最终随这滚滚江水一道湮灭在茫茫大海，变得无影无踪了吗？

文物名：东周铜虎
年代：东周
出土年代：2006年
出土地点：攸县网岭
材质：铜
规制：长2.6厘米，高1.4厘米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东周铜虎，古越人贵族的随葬礼仪一瞥

郭亮

株洲宝藏

“铜虎贵提天子印，银鱼荣傍老莱衣。”

唐人罗隐有《送雷州刺史》诗，尽管诗史将之归为迎送送往的酬应之作，价值不高，然而以罗隐之诗才，并精炼之用语，依然不失为脍炙人口的好诗，尤其是上引颈联，更因其典雅对仗而成千古名句，至今仍为人吟诵不绝。

此联颇容易，用典亦浅，上联恭维对方的文治武功，“铜虎”者，兵符之谓也，盖汉时调兵所用符印多为铜制虎形，故得其名，后亦引申为官印；下联用老莱子彩衣娱亲之典，喻对方致仕之后，可回乡奉养双亲，一尽孝道。

无独有偶，株洲市博物馆内亦珍藏着一对造型精巧的铜虎，黄铜质地，虎呈伏姿，昂首垂尾，虽只半个指头长短，却是小巧灵动，栩栩如生，显示出塑造者细致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准。当然，此铜虎与调兵遣将的兵符无关，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性器物，或者作为某种宗教信仰下的墓葬礼制，随同别的器物一并埋入地下……要明了这点，首先得从铜虎的出土往事谈起。

2007年5月，攸县文物局接到举报，网岭有人私藏一批铜质文物。当日，县文物局派专业人员前往，并与当地派出所共同调查。经查，攸县网岭镇宏山村村民罗某于2006年在鹤公岭建房开挖地基时，挖出一批铜器，并私藏一年有余。在反复的思想工作之下，罗某村民最终同意将私藏的出土文物上交国家。攸县文物局工作人员清点并造册，这批铜器共有19件，包括盃1、鼎1、钲1、罍1、虎2、牛2、斧2、鏃2、箭2、铲1和刀1，并有砺石两条，显见是打磨这些铜器的生产工具。

接到攸县文物局的汇报后，株洲市文物局于2008年12月27日派出考古队到出土现场进行调查。文物出土地点位于攸县网岭镇宏山村仁和寺组鹤公岭罗某房屋左基础处，出土原址因房屋建成已被毁而无法清理。经罗某及其邻居们指认，这批铜质文物出土于长约3米、宽约1.5米的范围之内，器物距地表深约2米。在房前屋后及正在砌的围墙墙基上，还有4座

土坑墓的墓口已暴露在外，周围还发现有西汉时期的砖室墓4座……经调查，鹤公岭一带系东周——两汉时期墓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发掘过一批东周越人、楚人和西汉时期墓葬，在现场调查并出土铜虎等出土铜质文物与周边考古资料比对后，株洲市文物局判断，包括铜虎在类的这一批铜质文物，极大的可能为东周时期越人墓葬所出，只是囿于没有更多可资对比的相关材料，暂不能确定为精确的入葬时间。

据余意明《株洲文明史略》一书记载，商周时期，包括株洲地区在内的广袤的江南地区通称为“百越之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被称为越人，逐水而居，以种植水稻为生，并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以抵御外来风险，而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争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转而向更为广袤蛮荒的长江以南地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亦带来了持续千年之久的文明大融合——土生土长的越人或者向更南的地区迁徙，或者被外来强势文明彻底同化，成为范围更为宽广的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出土于攸县鹤公岭的这批铜质文物正好反映了这种文明大融合：墓葬为长方形土坑，规制大小为典型的越人墓葬特征；出土器类多为两两相对的组合，契合越人死后以生前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之习俗；出土的鼎之形制为敛口方唇，附耳垂腹，具有典型的越式鼎特征，大概流行于战国早中期，与同时流行的楚式敛口附耳带盖鼎十分接近，更可见其时的文明大融合。

与铜虎同时出土的这批铜质文物，以斧、鏃、箭、铲和砺石等生产加工工具为主，配以两条砺石，一个铿锵有声的生产加工场面呼之欲出……而越式鼎等生活器皿则揭示了墓葬主人身前的生活情趣，真实再现了彼时越人贵族在文化交融的大时代下的生产水平和审美追求。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2023年2月14日 星期二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28929906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东周铜虎，古越人贵族的随葬礼仪一瞥

郭亮